散文

餐桌上的山岚月光

王太生

不知道，唐代王昌龄在芙蓉楼送友时，有没有喝点小酒？反正那一句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让餐桌的山川大地，月色迷蒙，泛起了白霜。

餐桌上的山岚月光，在城市酒店的豪华包房里，是看不到的。它洒在荒天野地的鸡毛小店，几个朴素的小人物之间，木质地的简陋餐桌上。

青山、碧水、白帆、闲情，是餐桌上吃喝之外的风景。

陆文夫当年到江南小镇采访，时过中午，餐馆饭没有了，菜也卖光，只有一条鳜鱼养在河里，可以做个鱼汤。这家饭馆临河而筑，楼上空无一人，窗外湖光山色，窗下水清见底，水草摇曳；风帆过处，野鸭惊飞；极目远眺，青山若隐若现。鱼还没吃，情调和味道已经来了。

两斤黄酒，一条鳜鱼。那顿饭，陆文夫面对碧水波光，嘴里哼哼唧唧，低吟浅酌，足足吃了两个钟头。后来他回忆，吃过无数次的鳜鱼，总觉得这些制作精良的鳜鱼，都不及在小酒楼上吃到的那么鲜美。

酒醉的人，一般不会说假话，尤其是遇到少年时的朋友，月光的清辉和酒，泼洒一桌。

我的亲戚吴三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玩。外婆去世后，老树倒了，我们之间，像一只风筝断了线，十几年未曾联系。一个偶然的场合，我遇到吴三，他已是一位身家过千万的大老板。那天，吴三在酒馆请客，谈到往事，竟有些激动：“那时候，我家里穷，大舅奶奶对我们小孩子可好哩，过年给我们压岁钱。虽然只有5毛，我们拿到钱，好高兴啊，真的忘不了她老人家。”

餐桌上起了风，就渐渐有了月色山岚，显露了人和物，从前的景色。

年轻时，我曾坐在黄山的一块大石头上喝酒，“桌上”摆着危崖、奇峰。那时的傍晚，我在大石头上唱歌，看山谷里朦胧的石头和松，云起云涌。

餐桌上的山岚月光，在那些小饭馆里，是嵌在窗子内的一幅古画。桌子上有了酒，就有风吹过、鸟飞过，微微起了波澜。

古人选择合适的时间、地点，集聚而饮。如，春暖花开，凉风好月；江南梅雨，闲听落花；红泥火炉，故友相逢。安坐，喁谈，啸歌，忘了功名利禄。

明代张潮在《酒社刍言》中说，家人或朋友，“同案而食，笑语温和，随意谈话，吉者发舒其意旨，听者舒畅其胸襟，心中喜悦，消化力自能增加”。所以，应酬的饭局、恭维奉承的酒宴，餐桌上既看不到山川，也看不到月光，也就没了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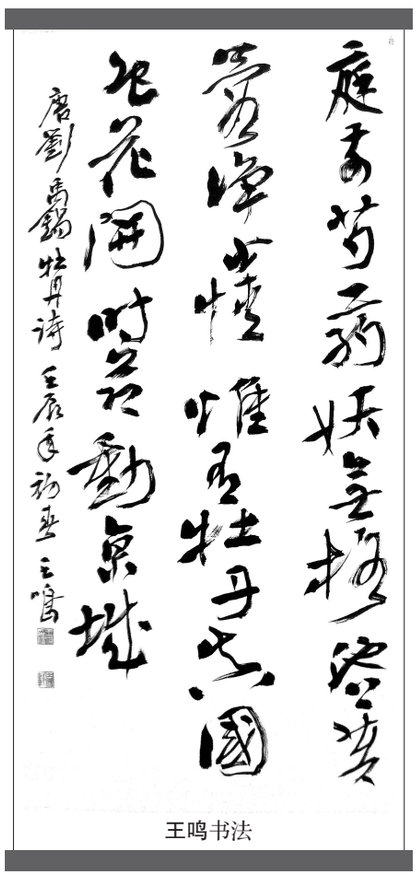
霜，是一个敏感的物象。一个离家在外的人，坐在小餐馆里，瞥见窗外草叶上有霜，心底的乡愁便会弥散开来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清晨的早餐，没有酒，只有粗茶淡饭，一边吃，一边看山村黎明清寂的景色。

深秋季节，我到徽州古村访红叶。天光熹微时，有户人家屋顶上已升起袅袅炊烟，在山间梯田转悠，回到村子，苍凉的风，把我们吹得瑟瑟发抖。敲开那户人家的门，主人很热情，不一会儿，端上热腾腾的稀饭、红薯，腌制的剁山椒，招待我们。坐在农家的餐桌旁，身子渐渐暖和。这时候，看窗外，一棵高大的乌桕树，叶子半明半暗，与粉墙黛瓦，搭配成生动的暖色。

一个人，在餐桌上，他会看到什么？粮食、天空，远方的人和树。

我这个人比较怀旧。上次在小镇喝酒，遇到一个和我外婆同乡的人。想起去世20多年的外婆，小时候我陪外婆去过的那个地方，满目都是从前的山岚月光。



王鸣书法

文苑撷英

羊年赏羊联

闫成军

2015年为农历乙未年，生肖排列属羊。在浩瀚联海中，有不少嵌有“羊”字的妙联，妙趣横生，别有情趣。

饮食便宜，任随你划拳打马；银钱各照，谨防他顺手牵羊。

这是旧时四川某地一饭馆的对联。此联既是商业性的广告，又是提高警惕，简单明了的告白。

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足，咩咩咩；水牛下水，水淹水牛鼻，哞哞哞。

此联在民间流传，末尾象声词，若作牛羊鸣叫声，便令愁人也开颜。

有关“羊”的成语典故很多，巧妙嵌用在对联中，颇有意趣。旧时有一家中药房挂有一副对联：

一药一性，岂能指鹿为马；百病百方，焉敢以羊易牛。

上联中巧用成语“指鹿为马”，与“一药一性”相反衬，说明药性不同，不能混淆乱用；下联中巧用成语“以羊易牛”，与“百病百方”相反衬。联语既是对自己行业的警句，也是对卖药者的忠告，言简意赅，通俗易懂。

从前，有一个叫赵中贵的太监在齐尚书家园中饮酒，一只鹿从台阶前跑过，齐尚书脱口出上联：赵中贵指鹿为马。赵当即对下联：齐尚书以羊易牛。

“指鹿为马”典出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是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专权的典型事件。以羊易牛是变用成语“齐王舍牛”，典出《孟子·梁惠王(上)》，说齐宣王不忍杀牛，而用羊代替的故事。联语上下均用典影射，贴合二人姓氏和地位。

清代文学家韩炎，一天路过一私塾门前，听到一学生将《礼记·曲礼篇》中“临财毋苟得”中的“毋”字念成了“母”字，便上前纠正道：曲礼一篇无母狗。塾师上前解围：春秋三传有公羊。联语自然，幽默含蓄，式整贴切。

清朝有一副嘲讽贪官王寅的对联：

王好货，不论金银铜铁；寅属虎，全需鸡犬牛羊。

这是一副嵌名联。上联中“王好货”典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，联语将王寅比作贪财好货的齐宣王，不仅见金银就眼红，连铜铁也不放过；下联借生肖中“寅属虎”，将王寅比作恶虎，以“全需鸡犬牛羊”揭露其凶狠歹毒，此联直刺贪官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有一副对联无一字“羊”字，却写了三百只羊，联云：

夕照溪头三百集；高风湖上一鞭毫。

“三百集”，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：“谁谓尔无羊？三百维群”，用此典句写的诗有宋代王阮《题四羊图》诗：“三百维群世不见，乃以四羊为一图。”诗人从唐代画家韦偃的“四羊图”想到了《诗经》上的三百只羊。而对联却描绘出了一幅荒野的牧羊图，在夕照下的溪头、湖边，牧羊人正挥鞭赶着羊群回圈，成群的羊如白云涌动，煞是壮观。

清代文人赵瓯北，给湖广总督毕秋帆的一副挽联是：

羊裕惠犹留峴首；马援助未竟壶头。

羊裕是晋朝人，镇守襄阳，有惠政，死后老百姓为他在襄阳峴首立碑建庙。马援是东汉人，屡建奇功，在进攻武陵“五溪蛮”时，病死途中的“壶头”。此联借喻毕文能治邦，武能征战，有功于国，有惠于民。

教育家陶行知曾为他自己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的礼堂撰写一副对联：

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；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。

联语从《三字经》中摘取“马牛羊、鸡犬豕”和“稻粱菽、麦黍稷”的成句，巧嵌在联中，构思巧妙，耐人寻味。

王新华先生有这样一副励志联：

立志当怀虎胆；求知莫畏羊肠。

上联以“当怀虎胆”喻“立志”的坚定不移；下联中“羊肠”即羊肠小道，喻学习的艰辛。

嘉峪关坐落在甘肃嘉峪关市西南，万里长城西端的终点，自古为军事重地，号称“天下雄关”。城楼有一副对联：

二崤虎口夸天险；九折羊肠确地雄。

此联绘声绘色描述了“天下雄关”险峻雄伟的英姿。

另有一副怪联：

关公骑马过赤壁，红！红！红！孝子放羊上雪山，白！白！白！

此联的上半联都是隐喻，联末各用三个“红”和“白”来加以重叠，使色彩更加鲜明。

博古斋

邮票中的元宵节

戴文峰

春节过后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如期而至。元宵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秦朝，观古至今，每逢元宵佳节必定处处张灯结彩，所以元宵节又被称为灯节。而我国自1981年以来，一直都有在元宵节期间发行纪念邮票的传统。

我国第一套元宵节纪念邮票发行于1981年2月19日。这套T60《宫灯》特种邮票由中国原邮电部发行，一套有六枚邮票。这套邮票主要以旧时宫廷花灯为主，来表现旧时宫廷过节时雍容华贵、气派非凡的场面。邮票图案上的宫灯均以金银饰品作为点缀，画屏上的国画栩栩如生。这套《宫灯》邮票表现的是花篮灯、龙球灯、宝盆灯、草花灯、牡丹灯五种古代宫灯，作为我国首套以元宵节作为题材而发行的邮票，其收藏价值不言而喻。

第二套以元宵节作为题材的邮票发行于1985年2月28日。这套由中国邮政发行的T104《花灯》特种邮票总共有四枚。邮票图案选用中国当时民间颇有名气的手工艺大师制作的“九莲献瑞”、“龙凤呈祥”“百花齐放”“金玉满堂”图样。这些花灯既传承了古代宫灯的传统工艺，又在其基础上增添了不少创新的手法，造型独特寓意吉祥，深得当时的百姓喜爱。

2006年2月12日，中国国家邮政局联手香港特区邮政署、澳门特区邮政局以“民间灯彩”为主题，在农历元宵佳节各自发行一套特别邮票。这套邮票与往常发行的邮票稍有不同，不单在颜色印制方面更为鲜明，而且在邮票制作过程中更是加入特质荧光油墨，将邮票放置于紫光灯下，便能看到淡淡的光影。大陆邮票一套分别为鱼灯、白菜灯、莲花灯、龙凤灯、花蝶灯，总共5枚；香港邮票一套3枚，另发行一枚小型张，邮票主图为荷花仙子灯、水仙灯、孔雀灯，小型张邮资图为童子舞龙灯；澳门邮票一套4枚，另发行一枚小型张，邮票及小型张均以色彩斑斓的花灯吊饰为主，设计独特且缤纷炫目。

其实，以元宵节为题材的邮票设计，都是为了体现元宵节时张灯结彩的隆重场面，并且让我们新生代的青年能更好地了解元宵节这个传统节日，可真是寓意深远。

掌故

四喜丸子

阎泽川

四喜丸子是鲁菜里面的招牌菜，四喜寓意福、禄、寿、禧四件喜事，丸子意即团团圆圆，一般常把此菜作为喜寿宴席的压桌菜。

据传，四喜丸子创制于唐朝。有一年朝廷开科考试，发榜当日，衣着寒酸的张九龄居然中得头榜，皇帝因赏识其有才智，便将他招为驸马。当时正值张九龄的家乡遭水灾，其父母背井离乡，杳无音信。举行婚礼那天，张九龄正巧得知父母的下落，便派人接至京城。喜上加喜，张九龄高兴之余，便叫厨师烹制一道吉祥的菜肴，以示庆贺。菜端上来一看，是四个炸透蒸熟并浇以汤汁的大丸子。张九龄询问其意，聪明的厨师答道：“此菜为‘四圆’。一喜，老爷头榜题名；二喜，成家完婚；三喜，做了乘龙快婿；四喜，合家团圆。”张九龄听后开怀大笑，连连称许，又说道：“‘四圆’不如‘四喜’响亮好听，干脆叫它‘四喜丸’吧。”自此以后，每逢有结婚等重大喜庆之事，宴席上必备此菜。

后人对“四喜”还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人把喜庆、吉祥、幸福、长寿称为四喜；而南宋文学家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所说的“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四件喜事，更是尽人皆知，一直被普通老百姓视为人生最大的理想。

与心灵对接

赵强

风月挺起的脊梁
轻抚着一双醉眸的眼
对着天空放怀写意
一番畅游的心境
伸向了贪婪夜晚
还有，一条干涸的心河
一颗心，为此颤动了一下
扉页里沉醉的情愫，表达爱情

搁浅在梦的一个温馨港湾
追梦的人，也不再选择漂泊
找到了灵魂的归属
写诗的云，头顶处暗涌
滞后的音符
弹奏唯美的音奏
这是对生命的注解
与心灵对接

新书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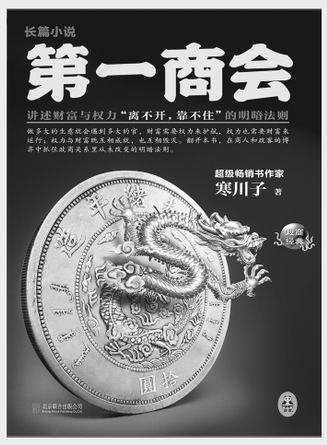
《蓝宝石》

王佳琦

《蓝宝石》是日本悬疑小说集，虽为悬疑小说，情节幽微跌宕却丝毫没有恐怖惊惧，只是处处能体味到人之本性与情感的复杂。七篇短篇小说分别由不同的宝石名字命名，用宝石作为线索贯穿每个故事的始终，宝石既是线索又是隐喻，不同质地的宝石亦是不同意义的喻体，棱角密布，折射出世间百态。纵火案的嫌疑人是个拥有一段被篡改了记忆的狐狸脸女人；麻雀变成人类为了报恩牺牲自我，却使恩人成了犯罪嫌疑人；一家三口救了邻居太太的猫，邻居太太也窥探到了他们各自不能说的秘密，最后莫名死去；年少时受了“我”鼓励而发愤图强的精英女性在“我”受到家暴错手杀人后，挺身而出为“我”辩护。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荒诞离奇的故事，其实有可能有它出人意料的结局，或是更为真实赤裸的一面：邻居太太的死亡换来了一个家庭的重生；“麻雀女”的存在也许根本就是想了解女友的主人公的幻觉。

牧羊图　　吴光宇 1947年作

连　载



光达说到此处，泣不成声。甫韩氏放声悲歌：“伍老爷呀，既然中和叫你兄弟，我……我就跟着沾光，做你个阿妹了。阿妹晓得你爱听戏，这就为你唱一曲，就唱你平素爱听的《诸葛亮吊孝》。”

甫韩氏跪正身子，清清嗓子，声情并茂地唱起宁波走书：

呜呼公瑾，不幸夭亡！修短故天，人岂不伤？我心实痛，酹酒一觞；君其有灵，享我烝尝！吊君幼学，以交伯符；仗义疏财，让舍以居。吊君弱冠，万里鹏抟；定建霸业，割据江南。吊君壮力，远镇巴丘；景升怀虑，讨逆无忧。吊君丰度，佳配小乔；汉臣之婿，不愧当朝，吊君气概，谏阻纳质；始不垂翅，终能奋翼……

甫韩氏动了感情，抑扬顿挫，唱中有吟，吟中有唱，将个《诸葛亮吊孝》吟得如泣如诉，苍天为之动容。

伍挺举的质疑

夜色苍茫。甫家院门外面，一身素衣的葛荔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宛若另一尊雕塑，眼里盈着泪。

“小荔子，”苍柱走到她身后，低声道，“辰光不早了，老阿公在等你哩。”

葛荔长叹一声，再望院中一眼，抬手擦去泪花，回转身，跟在苍柱后面走了。

车厢里，见葛荔一直阴着脸，申老爷子笑道：“小荔子，看你泪汪汪的，别不是舍不得那个小子吧？”

“老阿公，”葛荔辩道，“你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呀，真可叫撕心裂肺哩。早晚回想起来，我的心就是一揪。”

“哪个声音？”

“就……就是他叫的那声‘阿爸——’你不晓得，只差那么一丁点儿，他……他就冲进火海里，这辰光跟他爸一样躺进棺材里了。”

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差一点儿，说明此人得贵人相助，命不该绝。”

显而易见，伍家的这把火烧得蹊跷。

灾难过后，顺安表现得极是仗义，不仅让家里腾出房间，安顿下挺举一家三口，且又全力张罗伍中和的丧事，为淑贞请医购药。

顺安跑前忙后，只不敢面对挺举，能躲则躲。

然而，躲是徒劳的。在中和入土后的第三日，挺举将他堵住，直接带到伍家祖地，拉他一道跪在伍中和的新坟前。

新坟上插着几只花圈及缠着白纸的柳枝，在晚风吹拂下，发出沙沙声响。

夕阳西下。挺举剑一样的目光直射顺安，似要把他穿透。

顺安无处闪避，只得把头扭到一边。

“顺安，”挺举声音沙哑，低沉，威严，“把头扭过来，看着我！”

“阿……阿哥，”顺安扭过头，声音嗫嚅，“啥……啥事体？”

“你早晓得啥人打劫鲁家，是不？”

“这……此话从何讲起？”

“讲吧，你一定晓得的！”

“我……”顺安显然也早备好了说辞，“我是晓得一点。出事体前一日，我路过关爷庙，听到庙里有人声。庙里早断香火了，我觉得奇怪，过去推门，门插着。隔门缝看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但听到里面有人乒乒乓乓在练武。一人说，甭练了，听我安排事体。众人停下，那人就安排如何抢劫鲁家……”顿住话头，望向挺举，见他目光仍在紧逼，忙又避开，望向别处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吓得发抖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庙里突然就没声响了。我又候一时，仍旧没声。我推门，门却是开着的，真是奇了怪。我忍不住好奇，试探进庙，里面却空寂无人。我揉揉眼，仍旧什么也没看到，就退出来了。回家路上，我越想越后怕。欲报官，又怕虚言获罪，欲不报，这又听得分明。迎黑辰光遇到你时，我心里仍在纠结，这才向你提起。原还以为是幻觉哩，谁想鲁家果……果真就遭劫了。”

挺举眯起眼睛，似在鉴定真伪。

“阿哥，我……我没有骗你。”

“照你所讲，”挺举抓到破绽，“你是在出事体前一日路过关爷庙，一路来到我家并告诉我的。可鲁家劫案是在你讲过之后立即发生了，你这讲讲，中间这一日哪儿去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顺安心里咯噔一响，晓得讲漏了，急中生智，改口辩解，“是我讲得急了。中间是有一日，可这一日我度日如年，一直琢磨这事体。他们讲定要在唱堂会时动手，堂会开场后，我越想越不踏实，害怕万一有人抢劫，这才向你提起此事。”

“那……”挺举不依不饶，“照高的事体又作何解？”

“阿哥，”顺安几乎是脱口而出，“我没办法对你讲，总觉得这事体似幻非幻，似真非真，就跟聊斋似的，担心讲给你实情，你会嘲笑我，所……所以才编了个套。”

挺举直射他的眼睛：“阿弟，我和你从小玩到大，情同手足。我家这场火烧得蹊跷，肯定与鲁家那场劫案相关。我想知道，你跟这场劫案究底有何关联，望你晓我以实情。”

“阿哥，”顺安对坟起誓，“阿哥，我……我对伍叔在天之灵起誓，我与这起劫案没有直接关联。”

“好吧，”挺举见他这般起誓，不好再追下去，“这桩事体到此为止。”一把扯他起来，“不瞒阿弟，说心里话，我真的害怕你搅在里面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”

“阿哥，”顺安哽咽道，“我……真的没想到事体会是这样，真的没想到啊！”

寄人篱下伍傅氏

甫家院中，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月光下。

是伍傅氏。

她在院里站些辰光了。这些日来，挺举的心思显然没在功课上，这让她极是焦心，却又无从劝起。望着他们房间漆黑一团的窗棂，伍傅氏长长地叹出一气，正要回到东厢房，乍然听到甫韩氏房间又有声音传来。

声音很小，几乎是哑着嗓子，但在这寂静无声的夜间，却分外清晰。

“他爸，”声音是甫韩氏的，“安儿蹭破点皮就会叫得满街响，囡囡换药，嘴唇都咬破了，一声也不叫，就跟个铁汉子似的。”

甫光达没有作声。

“你讲这老伍家，几代书香门第，两口子从没跟人红过脸，哪能就这般倒霉哩？囡囡烧成残废，当家的这又没了，一家三张口，往后这日子哪能过哩？还有，这阿嫂也真是的，吃没吃的，住没住的，今朝仍在对我算计儿子大比……”

“挺举苦读几年，好不容易才候到大比，哪能不算计哩？”

“大比得用盘费呀。咦，她……会不会仍要……”甫韩氏打住话头。

“看你净想些啥？”